

近期,汛期叠加梅雨季,雨水连绵不绝,水位持续上涨。各个水运单位正紧张防汛,或是组成抢险突击队,密切关注雨情汛情,做好险情研判,加强防汛安全隐患排查,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,做好防范工作。与此同时,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“暑假时间”,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,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凝心聚力,确保打好打赢防汛减灾硬仗成为水运人共同的心愿。

古黄河幽思

□ 宋时方

你从历史深处,
逶迤而来。
你身边破旧的老水车,
千百年来伴着疲惫的歌。
你的脊背,
被长长的纤绳烙出道道勒痕。
你的叹息,
道不尽世事沧桑。
你的眼泪,
因儿女瘦骨嶙峋而愈发咸涩。

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,
你三年两决口,百年一改道。
公元前,你夺泗水入淮,几百年满目疮痍;
公元后,你孕西楚文明,几千年生生不息。
合上这部沉重的苦难史,
唯有那六斗泥沙铸就出的坚毅与果敢,
亘古不变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
黄河故道也迎来了春天: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,
听惯了艄公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
后世的歌声响彻这中华大地。
西楚赤地青山,黄河碧水,
一条婀娜旖旎的风光带。
你容光焕发,轻歌曼舞,
眼波慈祥,憧憬着未来……

如今,
纵有千河百渠,也要一河一策。
一位河长,一群卫士,
默默守护这横亘在膏腴之地上的龙脉,
以及每一湾柔波。
每条河流都被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,
而这条大河,
她叫:母亲河!

灶坑里发大水

□ 卢海娟

小时候,我怕夜晚,怕阴天,怕暴雨,怕打雷,怕冰雹……怕一切从天而降的东西。雨季里,每一晚我都在末日来临般的惊恐不安中入睡,在飞来飞去的恶魔和电闪雷鸣中噩梦连连。那夜我刚刚入睡,一只冰凉的手忽然惶惶地拨动我的头,我触电一样跳起来,见一个黑影跪在炕沿边,长长的手臂伸过来,另一只手里,一盏煤油灯闪着豆粒一样的火光。

这是母亲。她惊恐不安,用颤抖的声音叫醒我们:“快起来,快起来,涨大水了。”“在哪了,在哪了?”我迷迷糊糊在炕上爬了一圈,终于从梦中醒来,就着昏黄的灯影,我看见破旧的黄胶鞋像船一样齐着炕沿漂来漂去,柴棍也在水面上游走——灰黄肮脏的水已涨上来,几乎爬上炕了。

父亲早已趟着水下了地,母亲擎着煤油灯紧随父亲身后,哗啦啦趟水去了外屋,炕上只剩下我和弟妹们被淹没在黑暗中,此时才听到咆哮的雨声、闷吼的雷声、不远处河水的轰鸣声……我和弟妹们瑟缩在炕上心跳如鼓,茫然不知所措。

那时候我们住着草房子,为了保暖,房子都很低矮,每一家都有高高的门槛,每一家的屋地都比外面低。房门敞开,父亲用铁锹,母亲用水瓢,两个人挤在门口忙着往外舀水。父亲低声咒骂着,埋怨这鬼天气。

好在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并没有来敲我的家门,天亮的时候,雨小了,屋地上的水已被父母舀干净,只留下细腻淡黄一层淤泥。心中的恐惧随着光明的到来遁去了,我和弟妹光着脚跑来跑去,啪叽啪叽踩在稀泥里。父亲母亲也都光着脚板,用铁锹在房门铲出一个水窝,父亲身上湿淋淋的,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。母亲的裤腿湿了半截,脸上,头发上沾满了污泥。

原来,那天夜里的大水竟是从灶坑里漫出来的——外屋共有两口大锅,两个灶坑就像两眼泉,水汨汨地从这里流出来。炕洞成了暗河,我们那天夜里就睡在岌岌可危的青石板与黄泥砌成的“船”上。

无惧风雨 劈波斩浪



坝上72小时

□ 钱国宏

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忠臣”。关键时刻才能映射出一个人、一个群体的不凡风采——2010年的夏天,我参与了抗洪抢险,和基层的老党员、老干部们在坝上奋战了三天三夜。72小时的经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!

2010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,突然接到命令:河水水位上涨,机关干部立即上坝抗洪抢险!赶到坝上的时候,只见河道中洪流滚滚,浊浪翻腾,洪水如桀傲不驯的野马,咆哮而来!洪流卷起的巨大旋涡,发出阵阵虎啸,声传数里,令人不寒而栗!而洪水竟然离坝顶只有区区的30公分了!形势万分危急!一旦洪水漫过堤坝,坝内的数百万庄稼和千户人家,将会瞬间陷入一片汪洋!

来不及多想,我们立刻跑上坝顶,和坝上的乡亲们一道挖土、装土、背土、码袋,开始投入一场空前的战斗!青壮年都被防汛指挥部调到大坝险工险段抢险去了。这段名为“榆树岗子”的坝段由村中50名老党员、老干部们防守。

为确保坝根、坝坑安全,主要从离坝8米远的地方去取。人人流着热汗、喘着粗气,脸上写满了焦急和紧张:与

时间赛跑,与洪水搏斗!背土的陈大爷摔在泥水里,硬是挣扎着起来,佝偻着腰,深一脚浅一脚、艰难地向坝上爬去!几位鬓发苍白的退休老教师不知在泥水中摔过多少次了,身上溅满湿泥,脸因用力而憋涨得通红,双手死死地拽着湿漉漉的土袋上向坝上挪去!刚到坝上时,我还为这些“老弱残兵”的“战斗力”而感到担心,没想到在他们的身上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!……下午3点钟左右,坝顶长高了50公分,险情被排除了。

晚上,大坝上漆黑一片。刘二爷和几位老党员忍着暑热、潮湿和叮咬,仔细检查每一个坝段。午夜时分,大坝东段突然出现“管涌”!又一场抢险战斗打响了!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,“管涌”终于被制住。

我们还没来得及擦去脸上的汗水,一场冷雨从天而降!疲惫不堪的人们

冒着瓢泼大雨巡坝。没有谁命令,一支长长的巡坝队伍在黑黢黢的坝上慢慢地行进着。

坝上三日,我时时感受着紧张和感动:为了堵漏,老支书抱来了家里的门板和柜子;几位老党员在坝上抢险,几天几夜没回家,白天巡坝时竟然困得一头栽到水洼里;抢险过程中,十里八村的党员召之即来,没人想到讲条件;坝肩泥泞无法行走,一位70多岁的老党员竟然用手捧着土,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坝顶爬……坝上72小时,我真懂得了:共产党人,真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!

坝上的72小时,我真切感受到——总有一种力量,让我们信心百倍,众志成城!

总有一种精神,让我们同舟共济,勇敢前行!

总有一种意志,让我们坚强如钢,永不屈服!

路灯

□ 殷德标



远眺武汉关。

不住洪水冲撞,沙石开始剥落,窗口随着“哗哗”的流水声,发出“嘶嘶”的断裂响声。“不好,队长,这房子要倒!”我连忙提醒。队长愣住了,仔细用电筒照了照房子,猫腰侧耳听着里面的呼救声。最后他挥了挥手:“是党员的跟我往里冲,其余同志拿木头支住栋梁。”他正了正帽檐:“现在是关键时刻,有危险先让党员上。”说完,带着二班长等三名党员,快速钻进房内。

小房在风雨中不住地哆嗦着,我们拼着全力顶住大梁。我知道只要多顶一分钟,队长他们就会少一份危险。雨水不住地冲刷着,脸上分不清是苦涩的

汗水还是激动的泪水,十个脚趾像铁一样死死地钉在石板上,“坚持,坚持!”我不断地给自己鼓劲。

过了十分钟,中队长和战友们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门口。三人搀着一位老大爷,一步一步挪出了小房。“胜利了!”大家激动地欢呼起来。

那次抢险,我一直干到凌晨,抢出大小物件300多件,上级给我们中队荣记了集体三等功,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”,队长和战友们用行动,就像是一盏路灯,时时照耀着我前行的道路,激励着我去奋斗,去实践。

涨水的夏天

□ 鲍安顺

我的故乡在一个沿江的江南繁华小镇上,那江水年年都要涨,淹了街坊,淹了行走的大道和小路,那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恐怖夏天到来的洪峰,生活还得照常进行,日子还在执拗地过着。只是行走艰难了很多,成年人趟水而过,老人和孩子坐在菱角盆里,悠悠地出门上岸;那些平日不起眼的小木船热闹起来,送往迎来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洪峰上的夏天,当年我们没有感觉那是灾,是难,认为那是故乡小镇特有的本色。洪峰来了,孩子们可以不上学了,因为小学校里的每一间教室,都被因洪水淹没了家园的人家占领了,他们拖家带口,课桌当床,一只只板凳塞进了床下面,还搬来了锅碗瓢盆,开始津津有味地打点着充斥油盐酱醋米的生活。

那些天,父亲仍然出摊谋生,做一些小手艺的活儿赚点钱度日,可是收入少了,每天只好吃一样菜——西红柿汤,开始放一只鸡蛋,后来不仅没有鸡蛋,甚至连一点油花也没有了。

有一年洪峰来临,我家刚刚在小学校里抢到一席之地,就听说洪

水退去了。我赶回家里,推门进去一看,惊呆了。那屋里有十多条大鱼在蹦蹦跳跳,其中有青鱼、鲤鱼和草鱼,还有一些小虾像星光一样,点点闪烁。我刚捉住了几条大鱼,洪水又潺潺流进了屋里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临近的一个大圩破了口,洪水倒灌而入,整个小镇才暂时从淹没的江水中被释放出来。很快,上游的洪水又汹涌而来,我便抱着几条大鱼逃之夭夭了。

洪峰上的故乡,是喧闹的。那喧闹并不只是在洪水之上,也集聚在依旧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里。

临家姐姐就是在困居校园的时候出嫁的,循着习俗放了爆竹,打了鼓乐,吹着号子,那出嫁的新娘还穿着一件大红的衣裳,红得喜气洋洋。

每当太阳落山,许多聚居在学校的人家便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吃着晚饭,然后开始乘凉、聊天、说古……那些大人小孩累了,困了,便在教室内外睡熟了。这时夜色很沉,星象若隐若现,露水像天籁一样潇潇而下。夜里不再喧闹,甚至太静了,偶尔有蟋蟀的叫声沉在夜色里,潜入了人们的梦中。



夏季洪峰经过桂林漓江解放桥。



千里渠江的古早船

□ 邱海鹰

在千里渠江边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东北部约70公里处,有一个始建于明末清初古镇——肖溪。

在肖溪,有一条比古镇历史还要早的巴渝古道。据古道旁的碑文记载,肖溪有了水运码头,就有了这条古道,而这条古道是历史上大巴山区至重庆的咽喉要道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的水运码头是大巴山区一个繁华的商贸集散地,近百里内的山里人将粮食、土特产和山货肩挑背扛到古镇销售,又从古镇买回盐、布及其他生活必需品。古镇鳞次栉比的客栈、茶馆、酒店、油房、药铺、铁匠铺、百货店等,为山里人和古镇人提供了交流、洽谈生意的场所。

依山傍水的古镇,虽然俯视图滔渠江,数尽片片白帆,阅尽人间沧桑,但天有不测风云,它亦经受过渠江洪水的洗礼。

在居民杨绪中家的墙壁上,清晰地划着两道鲜红的水位线,下面一道写着:2004年23.38米,上面一道写着2007年7月7日:24.1米。最大的也是近10年来最后一次涨洪水,是2010年,最高水位达25.81米。在这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中,虽然古镇400多户人家的房屋被水淹上二楼甚至没顶,但却只有一家人的房屋倒塌,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奇迹。

奇迹的背后是智慧。老街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色,那就是它的特殊形状。站在小镇背后的山上,俯瞰整个古镇,它呈一个弧形的半岛,老街中间宽敞,两端逐渐变窄,古镇上的几百套房屋沿着这个弧形形成非常罕见的“早船”式结构的建筑群,就像是一艘停泊在渠江岸边的巨大船只,随时准备扬帆起航。可以说,古镇的整个造型,与当地水码头文化一脉相承的。受渠江码头文化的影响,建筑者将450米长的老街打造成了“早船”式建筑,这在全国的古建筑中都是非常罕见的。这不由令人想起乐山犍为罗城古镇的船形街,当地人称之为“水船”。两地船形街的不同之处在于,罗城的船形街中段有当街的高大戏楼、篷帆,街尾有像大船客舱般的灵官庙,而肖溪的老街只是中间宽、两端窄,并无“船帆”和“船舱”。

据说,古人之所以将肖溪古镇设计为一个早船式的造型,就是希望“水”“舟”之间能和谐相处,考虑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“双重性格”,古人还对这条船的內部结构进行了精巧设计。两排房屋之间,是一条两丈来宽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,加上街道两边房屋下宽达四五米的屋檐,整个通道宽达三四丈,从北到南,一气贯通,相当于巨大的船舱。但和真正的船舱不同,这个船舱是既能进水,也能出水,因为整个街道北高南低,水一旦涌入,很快能从南端流走,不至于滞留在船舱中,让船体沉没。同时,这里的每家每户之间,并不是亲密无间,而是隔着一米一左右宽的小巷子,渠江涨水时,洪水就通过这些小巷子进入街道,然后顺势流走,不至于对房屋造成伤害。

为了保障古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,当地政府选择在紧靠古镇背后的山坡上,新建了肖溪新街。而今古镇上的常住居民仍有40多户200余人,不离不弃与古镇为伴。

近年来,随着对千里渠江的环境治理和保护,洪魔也慢慢低下头来。当地政府出台一系列举措对古镇实施抢救性保护,专门成立了肖溪古镇文化旅游产业园,打造集历史人文、民俗风情、生态观光等于一体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



暴雨后,河道水位水暴涨。